

PART 1

没有真正体会
孤独的人都不成熟

我尝过泉水的味道，闻过岩花的香气，听过
热闹的戏，唱过无终的曲。



亲人：可以信任，
不可依赖

坐在一桌的通常都是故人，没有什么新鲜事可以谈，开口就是二十年前如何如何，明明也不是太老的人，却像日子过得快到头了似的。

我家祖屋靠山而建，听母亲说那里以前是个面坊，旧日的人家还供奉着神像，留下破旧的神龛。山上有许多南竹、青冈树，侧面有小池塘，正对面是通往集市的石板路，左右两边可以到不同的镇子。这些年才修起来柏油马路，却也并不宽，没有什么大的车辆行驶，都是乡人自己的面包车和摩托车之类的。屋后面有一座观音堂，我们都叫它“大观音”，这名字起得实在气概，不知道的人以为是座多大的寺庙，实际上那只是个很小的村庙，就建在山包上面，里面供奉了观音菩萨和龙女，还有许多小神像，并不太记得名称。

听母亲说，很多年前观音堂里有出家人住过，是个比丘尼，经历过很悲惨的事。大约也因为这个缘故，我母亲总觉得出家是件很恐怖的事，乃是走投无路之人的命运。她并不深信鬼神之说，但弟弟生病时她专门回老家烧香，年年回乡也定要买一背篓的土香去拜神。前年春节，我们一家人去烧香，那时候庙子已经得到了修缮，院子里打了水泥地，还围了栏杆，功德簿就写在墙上，谁家出了米，谁家出了木头，也有直接捐钱的，金额都不大，但看得出乡人很尽心。如今庙子里并没有常住的出家人，村里有位嬢嬢^[1]不定期过去照看着，功德钱^[2]里会提一部分补贴给她。我们去的时候却并没有见到她本人，只看见

[1] 音niáng，四川话中是“阿姨”的意思。

[2] 在此泛指为僧寺尼庵捐赠的钱。

殿堂里的几盏油灯，静静地燃着。

有一年和父亲一起回去，当时伯伯一家已从山上搬下来，新家就建在我家祖屋旁边。我一人独自散步，走到大伯一家之前住的房子，土墙没有坍塌完，隐约还看得出此前的规模，之前用的灶台都推倒了，地上长满杂草，剩下几个大水缸没有搬走，听父亲说那是从前母亲煮饭用过的，已经有二十几年。门前种的几棵柚子树，结很多果子，还是青皮的。往下看去就是爷爷奶奶的坟，坟上荒草疯长，年前挂的纸还剩个木架子在那里。儿时到过大伯家几次，都没有太大的印象，就记得屋里有一张雕花床，床很高，要爬上去，下来的时候脚尖着不了地，还得轻轻跳一下。屋内总是昏昏暗暗，开了灯也不亮堂，反而觉得窗外的树林清澈起来。那张床后来搬去新家，放在一楼，还是伯伯睡着，两边的雕花有些开裂，上的彩漆也落了许多，窗外对着的不再是树林，而是开阔的田野，田外的远山。

去时正是收稻谷的时节，父亲帮着大伯干活，肩膀上有深深的扁担印记。十几年前，每当要收稻谷的时候，大人就会提早几天去村子里请人，通常有一桌子人。人家来帮忙，我们要付工钱，更要好吃好喝招待他们，因为干的是力气活。除了鸡鸭鱼肉，还会格外多添一顿饭，平时吃三餐，收稻谷的时候下午要送一次饭去田里，好像是稀饭搭配咸鸭蛋。我长大后一直不太爱吃鸭肉，总觉得腥气重，但记得那时舅妈做过一次酸豆角炒鸭子，味道特别好，里面放了泡姜、泡辣椒。鸭肉炒得干酥酥的，装在陈旧的土碗里，菜吃完了都舍不得把油水倒掉，留着下次炒菜或者煮面。

中元节快要到了的时候，五伯在准备祭奠要用的香烛、纸钱，他和三伯都是道士出身，也曾唱川剧，现在仍做本行。他把屋檐下的小桌子拾掇出来，又从墙壁的钉子上取了一支挂上面的小楷笔，拿了

一盒墨水，光着膀子写袱子^[1]。我也帮了点忙，写着从未见过面的先人的名姓。父亲曾说，若不是时代变迁，他如今可能也会做道士，但这样的事一户人家是做不过三代的，也没有说是什么原因，总之自来如此。

回乡时，还吃了一回生辰酒，上的都是传统菜，如酥肉、炖肘子、乌鸡炖竹笋、烧白等。现在的分量大了，很早的时候，切白肉可不会一堆堆地放的，那时是大碗上面再扣一个小碗，按照一桌子的人数将肉片不多不少地铺在小碗上，看起来就是堆尖尖的，给人很丰盛的错觉。这些菜式到现在，并不见得还有多少人爱吃，但酒席上总是一直保留着。开席前有桂花酒，每桌舀一碗，颜色像秋叶一般黄桑桑的。也有白糕，这是后来的叫法了，最初的时候大家都叫“鸭儿粑”，老人们现在还这么叫。儿时不爱吃白糕，长大后偶尔吃一点，糯糯的，似乎又有了眷念的感觉，好像小时候还在大人的背篓里，小小的人儿，看着集市里的东西，样样都很喜欢，伸着手去抓。

吃生辰酒的习惯是晌午饭后还要留客人吃夜饭，午后，男男女女大多打牌喝茶，消遣时间。夜饭简单些，多是家常菜，豆花一定有，此外有盐水藤藤菜^[2]、酸豇豆炒生豇豆、芹菜肉丝、凉拌豆芽等，有的时候也煮醪糟丸子，很浓的酒气，冬日里能驱寒。坐在一桌的通常都是故人，没有什么新鲜事可以谈，开口就是二十年前如何如何，明明也不是太老的人，却像日子过得快到头了似的。

后来还和父亲一起游山，走了近四十里山路，山色从暗到明，云散云收。那是父亲年少时走过的路，他之前对我提过的石笋古树，都还在，只是荒草又多了许多。口干了就折岩下的茶叶解渴，累了就在山庙里歇凉。山壁间撑着许多干柴棍，乡人叫作“撑腰杆”，大意是鼓励走路累的人，又或者有教人堂堂正正做人的意味，父亲也拾了一根

[1] 指的是烧给祖先的钱纸。

[2] 即空心菜。

棍子，放在石壁下。我看到头顶的神像，身上还有鲜艳的漆色。

山下已在收稻谷，而深山里的稻谷还是青的，往山下走，稻子看着看着就黄了。路旁的南瓜、丝瓜都熟透了，很明显主人吃不完，来不及摘，只能留在地里。满山都是紫色的黄荆花，蝴蝶相逐。还种着柿子树，柿子很青涩，许多砸在了地上。路过一个水塘，水塘边有木槿花，长得很修长，但花看起来仍有些柔弱，像纸折的一样。山下水塘边有一户人家，青瓦土墙，坝子里晒着玉米、红辣椒，门口挂着锄头、蓑衣，摆得很整齐，门上写着“耕读传家”四个字。衣食和书籍，实在是人生之郑重事业，要这般清洁对待。

山里有许多高大的桐树，果实青涩，成熟后可做桐油，树叶做麦粑^[1]时可用。菡萏未歇，秋菊初绽，遇见挑菜的老人，与之攀谈几句，他要挑菜去山下的镇子卖，每天这样来回，并不能挣太多钱。在遇见老人的附近有一座山庙，庙门口有一棵很大的榕树，庙里面供奉的是观音菩萨。彼时已经走了很久的路，我和父亲都很累了，歇息的时候逐渐神思清明。父亲坐在树下用手扇着风，感慨了几句，说他乡风景再好也比不上故土。我于菩萨前磕了三个头，将路上摘的黄荆花放在供桌上，回头看了看山下的风光，已经能看见古镇了。

而今写这些，好像还是当时自己站在山坡上的心情。

[1] 一种风味小吃，通常用桐叶包裹。

抵得过辛苦， 勇气才有价值

古人喜爱登高望远，大概远处总给人希望，屏山也遮挡不住的，譬如思与愿。

我家附近没有太高的山，只是些寻常的田野，地里蔬菜四时常青，近年来还种起了许多桂花。闲居无事时，我常于饭后走一段不太远的路，又或者是周末的时候，往隔壁乡的小路走走。村上好多人家都挖了池塘，边上种点橘子、桂花、桑树，映在水里，波平影静，一走到田埂高处，衣裳里灌进来凉风。古人喜爱登高望远，大概远处总给人希望，屏山也遮挡不住的，譬如思与愿。

最记得的是秋天，稻谷收起来后，田里只剩下桩子，水浅浅的，站在高处望去，视野比平日开阔许多。田埂上的红蓼，成片成片地长着，长得太高就垂下去了，伸到水面上。住家户大多建在山包上，屋后依着山，屋前对着田，疏疏落落，很有远意。老屋基的柿子摘干净了，树上一个都没留下，院子里的人晒着几筐黄菊花，是从就近的山

上摘的。男人背着一背柴禾在山壁歇息，女人在田边摘桑叶，桑叶煎汤后给受了寒的小孩喝，可清热、发汗。梔子花谢了，结出赤果，可泡酒、增色，也可入药，家家户户门口都种着几株。房前屋后没有南竹的人家，在故乡是很少见的，即使不成林，三两棵也是要有的。竹林到了秋冬还很青翠，让田野看起来没有那么荒芜。有阳光的时候，林子里显得特别通透，脚下是经年累积的竹叶，旁边还生长着大片的蕨类，湿润润的。若是阴天，就显得有些压抑，透不着气，半点儿星子都落不下来。

那是个有霜的早晨，女人们很早就起来了，在打扫庭院，屋檐下堆着整齐的干柴，水槽里泡着没处理完的红苕^[1]；远处的山还不明朗，罩着一层层白雾，前些日子的阳光此时消散无迹，山林又变回阴冷的面孔。大片的荒草，高可覆膝，远看白茫茫一片，像月光一样的颜色。野鹤还没出来，隐在林间。我走到一片甘蔗林下，叶底有一座坟，看起来很老了，和大观音下爷爷奶奶的坟很像，也长满了野草。坟后面是棵橘子树，很高，果实累累，周围也长满了野菊花。想起诗里的“葛生蒙楚，葳蔓于野。予美亡此，谁与？独处？”葛太荒凉了，橘和菊热闹些。坟的边上是一户人家的院落，子孙在此安家立业，日日互相守候。先前之时，故乡埋葬至亲大多是就近择地，大部分人都是靠山建房，家中老人过世后也就葬在屋子的不远处，清明、中元、春节，都要去上坟，也不用走很远，在自家山上实在找不到风水好的地方，才要去远处看地。

景色萧条了，就显得路上行人稀少，傍晚时分，偶尔会遇到放学回家的孩子，大多数是结伴而行的，有一两个大人陪伴，一路笑声不断。小路是顺着河水走的，夕阳的余辉满满地洒在松林里，连带着河

[1] 红苕即红薯。



- ◆ 上图：老庙的门前。想起往昔的日子，感觉始终有某种苦辛。
- ◆ 下图：清晏的天气，看着散落在深山里的住家户，心里涌出一种慰藉之情。

边的竹子也朦胧着一片金色，大约就是诗里写的“山山唯落晖”。两边的山坡上，乡人在翻土，男人们隔着田埂闲聊着种种，声音隐隐约约。

除了红蓼白萍之思，故乡在我记忆里，还有浓厚的香火气。虽然现在烧香拜神的人不如以前多，但旧时留下的村庙山寺还有不少。故乡附近有个慈云寺，是清代留下的建筑，进门是厚实的青石板台阶，两头安放着威武的石狮子，狮子旁边种着什么树，就不大知道了。去的时候是腊月，叶子都秃了，认不出名字来。石阶对面有个大戏台，据说是明代留下来的，屋顶上长满了青草，绿油油地覆了一层。院里宽敞干净，去时只有一老妇在理香，我站在大殿前，能看见戏台后绵绵的远山。殿堂有四五重，越往里走越幽深，除了卖香的妇人，并没有遇见别的游客。

“九龙聚宝显巍峨，堪领圣地禅林，阅尽尘世沧桑六百载；万马归槽呈壮阔，试问萍踪游客，能识如来妙谛几多人。”“大梦闻钟声，任他风花雪月还当猛醒；人生若烟云，莫计富贵荣华尽早回头。”寺里的长对联，我格外喜欢，特意记了下来。看到殿前的香炉太冷清，亲自供了香烛一对，点香时心中落落如石。走到最后面，庙墙坍塌了大半，墙上贴着一句话：静坐常思过。端正的中楷，纸张已经被风吹得残缺不已。旁边的空地里有人种着青菜、萝卜，忽忽飘来一阵香气，探头嗅了嗅，才看见崖边的蜡梅。一般蜡梅的树干长得并不粗壮，和紫薇树一样，长势缓慢，那棵蜡梅却几乎有一怀之广。我站在树下，很努力地闻着花香，彼时寺里除了我，亦没有旁人，梅花簌簌落下的声音清晰可辨，我像是很久之前来过似的，对眼前的梅树有难明的亲切。“要年年处处看梅花啊”，当日就是这样的心情，后来走到别处，也总是惦记着，冷天里要揣着手去看花。

读书时看见江南一带的旧俗，说寺庙里有煮豆子赠送给香客的习

惯，大约是和在家人结个缘分，让他们不至于怅然而去。拈几粒结缘豆，似乎来生就不是空空落落的了，有可印证的，今世要早早握在手心。这样的场景，一想起便觉得可怜。人心的苦辛与怀慕，连日日吃斋念经的素女也是有的，或许更甚也未可知，如同我读“梅子熟时栀子香”，也觉得有老僧的寂寥。实则，庭前的比丘，阶下的古树，从来不为我辈等候。

离开时我是原路返回的，卖香的嬢嬢已经在做饭了，听到“滋滋”的炒菜声，还闻到菜油的香气。在大殿里看见左右经幡上分别写着《心经》和《大悲咒》，我默念了一句“远离颠倒梦想，究竟涅槃”。磕了头，又在庭中徘徊须臾，无思无念，就此告辞。饮过的水，歇过的屋檐，看过的山河，曾经被用心对待、珍视，曾经的用心良苦，欲说还休。念兹在兹，此生未了，我这样想着，心里真是欢喜。

前路江海无数，大概此生也就是如此别过，再不回头。



别因经历太多，
忘了初心

记得有位老师很喜欢凤凰木，他说凤凰木的叶子比花还好看。

以前，在广东，放学时分，老人在木棉花树下等候孩子回家，那棵树在三月里会开花，开的时候叶子光秃秃的，只看见红色的花朵，花瓣很有分量，落在地上能听见声音。年年此时，周围的阿婆就去树下捡花朵，拿回去晒干煲汤用，我母亲也做过这样的事，说木棉花入汤很好，具体怎么个好法，却没有说。杨桃已熟透，竟还看到桑葚，可惜是人家门前的，没敢摘，只能望望。荔枝花碎碎地落了满地，白茫茫一片，还能看到海棠、黄菊、月季、酢浆草。

当地人有着过日子的耐心和欢喜，阳台总是热热闹闹，即使在寻常小巷里走一走，也有大山大河的风景。上学读书时空闲时间比较多，可没什么钱，想出去玩也走不了太远，周末的时候常和室友逛老街。老城的主体建筑是骑楼，上楼下廊。我没有去过楼上，不知道里面具体是什么布置，但很喜欢楼下走廊的设计。厚实的柱子支撑起宽敞的空间，生意人把样品都陈列在外，即使刮风下雨也不碍事，游人逛街的时候也不怕忘记带伞。店铺名字也很有意思，大多是以“记”为名，比如“王记烧鹅”“棉记糖水”，很有旧日的气息。

那一带种了许多玉兰树和凤凰木，玉兰树是当地的市花，开花的时候天热起来了，校园里也种了好多，就种在图书馆下。炎炎午后，读书倦了，打个盹儿，醒来就能闻到浓郁的香气。除了玉兰树，老街种得多的就是凤凰木。花是在毕业季开的，那真是如火如荼，远远看着红艳艳一片，一定得在晴天里观赏，热闹极了。我们总是在一棵很

大的凤凰树下等公交车，对面就是人工河，河边是齐齐整整的荔枝树，那条街的名字里就带了一个“荔”字，但不记得具体是什么了。记得有位老师很喜欢凤凰木，他说凤凰木的叶子比花还好看。

巷子里有卖糕点的铺子，远远地就闻到甜味。知堂曾写过一篇关于故乡糕点糖果的文章，说起了好多糖，梨膏糖、茄脯、梅饼，似乎梅饼里有黄梅和甘草，想来肯定很好吃。我在老城常见到的是蔡糖糕、茯苓糕、桂花糕，上面会印上红色的吉祥语，大多是婚庆用的，平日吃的不怎么印；也买过茯苓糕，薄薄的一片，有淡淡的甜味，说不上太好吃，然而听本地同学说茯苓糕吃了对身体很好。茯苓是一味药，做出来的糕点也提了身价。还有一种很有特色的食物叫“煎堆”，“煎堆一名麻蛋，以面作团，炸油镬中，空其内，大者如瓜。粤中年节及婚假，以为馈赠。”放翁也曾在《老学庵笔记》中提到过。

逢年过节，母亲常去帮朋友做煎堆，用不了多少面粉，只要一点点就可以炸出很多来，刚出锅的时候酥酥脆脆的，有些烫嘴，刚吃起来还有点新鲜，吃多了就觉得没什么意思了。她每次都感慨，明明做起来也没什么人吃，偏做那么多。此外还有烧猪肉，也是广东的特色，做烧猪肉的往往是老字号，店铺的生意很好，每天很快就卖完。我家楼下也有一家烧猪肉店，弟弟爱吃，母亲买回来后通常会再热一次，只放一点油，重新炸一下，猪肉皮外面有点焦黄时就起锅。不知道店家如何做的，肉质总是很有嚼劲，肥而不腻。“粤俗最重烧猪，娶妇得完璧，则婿家以此馈女氏，大族有用至百十头者，盖夸富也。如不致送，则媒氏随押妆奁，背负其女而归矣。”书上也有这样的记载，可见煎堆、烧猪肉都是粤地传统的食物。

记得有一条街，叫“葵衣路”，我曾在街上一家老店做了两件衬衣，纯色小圆领，一件白，一件蓝，很柔软的料子。人走在巷子里，缝绉

机骨碌碌地转动，收音机里传来咿咿呀呀的声音，门口的手艺人在编竹篮子，那些各色的花布在青天白日下静静地垂着，一层又一层。路上，室友会和我讲她们儿时的故事，也感慨那些街道逐渐荒废，是很可惜的事。记不清是元宵节还是七月份，看到室友发的图片，她和朋友在老巷子里点花灯，周围是青灰色的墙，还有一群嬉戏逐闹的小朋友，隔着屏幕都能听见笑声。

我们还常去一家店吃烫菜，店铺是一对老夫妇开的，门口放着炭炉子，上头烧着开水。炭火的颜色是亮的，教人想起小时候，鸡都还没啼，人便起身了。老夫妇围着蓝色的围裙，是那种粗粗旧旧的料子，炭炉底下整天都存着火星子，新加的炭还没燃起来，可空气里是温温的，闷熟了的味道。店里有米线、细粉、红薯粉，此外还有许多青菜，十几块钱可以吃得饱。他们夫妇是安徽人，爱听黄梅戏，每次我们去的时候，电视机里都在放着黄梅戏。

南方少雨，天多晴朗，傍晚的日光之下，人事都很温和，带有一点微微的疲倦。除了逛街，我也爱去美术馆。西城楼边上有一座，在那里看过罗寒蕾^[1]的人物画，很喜欢那个绑着麻花辫，手里拿着蒲公英的小女孩。看过唐卡^[2]展，异常安静的展厅，在一幅绿度母^[3]画像下停留了许久。此外还有老圃画的蔬果、罗汉，很有枯淡之风，深得吾心。有时看完展览时辰尚早，我会一个人在休息室坐很久，那里放了许多印刷版的画册，肯定是自己买不起的，只能翻翻。翻到过黄有维的水粉，很喜欢他笔下的老北京，每张画里都好像有夕阳的颜色，深邃沉静；画册里还有他的散文，文笔亦如画笔般恬淡。

看展览的那些纪念册，原先都留着的，毕业时搬来搬去，大多也

[1] 1973年生于广西合浦，国家一级美术师。

[2] 用彩缎装裱后悬挂供奉的宗教卷轴画。

[3] 在藏传佛教中为观世音菩萨的化身。

就散落了，现在想来颇为可惜。我和同学一起看过徐悲鸿的骏马图，并不觉得有想象中那么惊艳，同一期展览的还有版画，那个画家是蜀地人，其题材多取自巴蜀风光，细腻动人。加能作次郎^[1]曾说：“我所求于艺术的东西，一句话说来，是救助的感情。我想在这人间充满了辛苦烦恼，从我自身的经验上说来，也确是如此。我想到人生的苦恼；忍受不住他的伤痛，常常想对着或物祈祷，并且牵住了求他的救助；又想和无论什么人，只要同具有这样心情的人，互握着手，恸哭一番。”那段时间里，看到一些画作时，内心就有这样的同情，因自己充满了烦恼，但又说不出道不明，只能向外求助。

可园的旁边也有一座美术馆，虽然展厅里的作品更新很慢，但我还是经常去，大多数时候是去可园看花，出来顺路去馆里看看。可园是粤中四大名园之一，其余三个是顺德清晖园、佛山梁园、番禺余荫山房，我都没有去过。可园是个不大的园子，由清代张敬修所建，园中高低错落，有亭台水榭，花木品种尤其丰富。进门有水池，池中养了一些睡莲，对面的楼上攀爬着一串串的炮仗花，开时蔚为壮观。最著名的是绿绮楼，据说张家当年曾收藏名琴“绿绮”，特意为琴建楼。小楼对面是一个不大不小的人工湖，空荡荡的，要是种点荷花就好了。

湖里养着几只水鸭子，次次去都能看见。湖上有长廊，廊上种了紫藤，春时一定要去看的。此外还有三角梅，种在很向阳的地方，开得比别处好。曾经在展厅里看过一阕词，是张家后人写的：“夹岸青松，夕阳怅立，可楼邀得群山。碧廊信步，坐对赏幽兰。回首当年盛事，荆花遍，露草初，重归日，凋零旧雨，芳思已全删。‘双清’亚字室，台琴已杳，清韵谁弹？念未荒黄菊，耐得秋阑。还想‘问花小榭’，凭栏久，鬓为吟斑。于今是，他乡人老，无计理渔竿。”（清代张启正《满

[1] 1886—1941，日本作家，著有《诱惑》《处女时代》等。

庭芳·怀念可园》)

这阙词里提到了可园的代表性建筑和花木，如碧廊、问花小榭、青松、幽兰、荆花、黄菊。张敬修特别喜欢兰花，院子里摆了很多，大概是管理者为了突出园林主人的喜好特意放置的。此外，词中提到的洋紫荆，绿绮楼前确实有很大一棵。洋紫荆的花期很特别，在寒冷的冬日里绽放，极容易开花也极容易凋谢。回廊的墙壁上挂着许多复制版的画，大多数是出自居廉、居巢^[1]之手，内容基本上是岭南的花鸟。张敬修虽然是武人出身，然颇好诗书，邀请“二居”在可园住了十余年，给了他们良好的创作环境，此亦为一段佳话。

路过的地方，所看的花木，似乎年年相似，然年齿渐增，偶尔追忆起往昔，曾和那时的玩伴一起，春时踏青，夏日剥莲，暑气最重时有短暂的分离，而后又是循环往复的生活。就这样，到了这么个如今。

“十年前的余晖已经散尽，我离开了原本生活之地，又来到此地，竟毫无爱恋之情。旧日的少女，还陪伴我身旁，一起看这一载浮沉的昏睡红莲。此刻我意识到，自己早已不需要重现的时光，它是蚀骨的魔障，而这魔障，还有可能牵绊住来生。”曾在图书馆写下这样的日记，似乎就在玉兰花开的时节。

[1] 两人并称为“二居”，是中国近代岭南地区著名的国画画家。